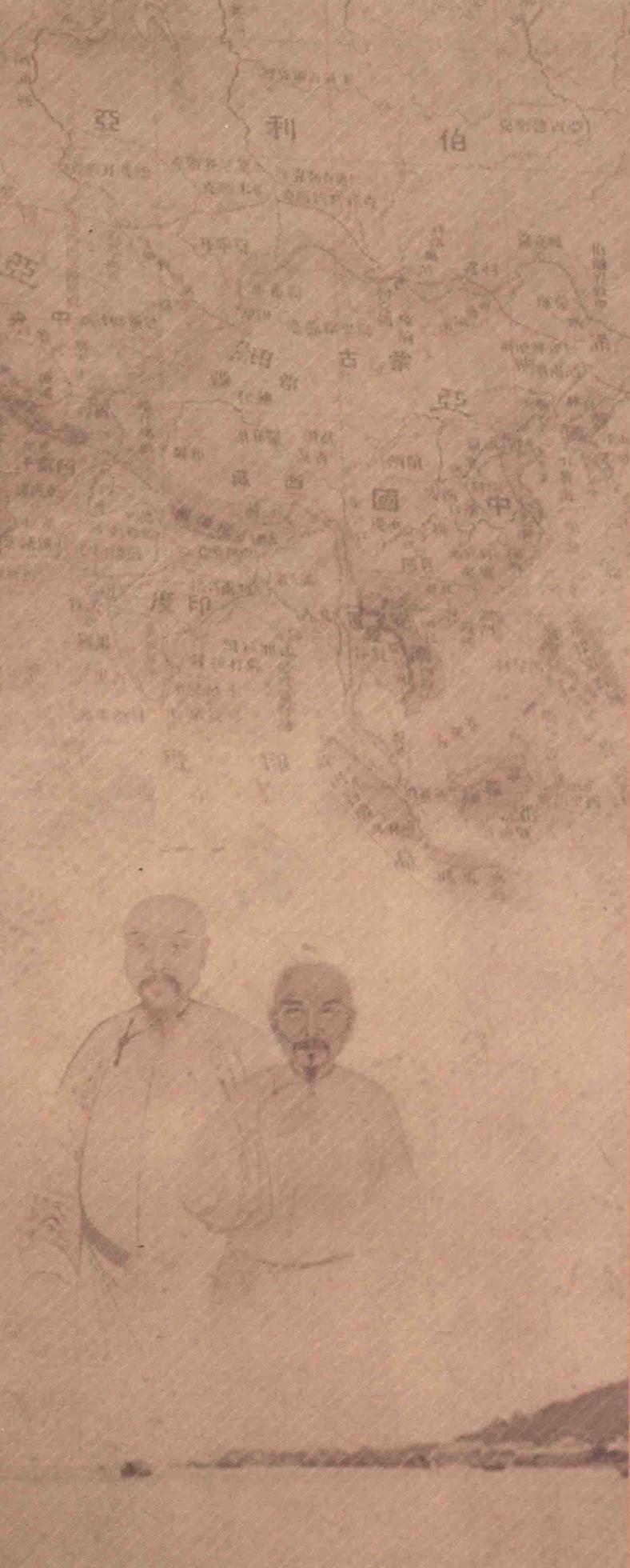


王強 主編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41


廣陵書社



近代世界史文獻叢編
41



廣陵書社

貴州師範學院內部使用

第四十一册

美國革命史(五—八) 特勒味連 著 陳建民 譯 民國二十六年 商務印書館 ····· 一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美 國 革 命 史

(五)

特 勒 味 連 著

陳 建 民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萬有文庫

第七百七十一種

光緒二十五年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 國 革 命 史

(五)

特 勒 味 連 著

陳 建 民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第十四章 喀勒敦在加拿大 豪氏之軍隊

依曼殊斐兒爵士之意，此即英軍由英出發重新征服其十三區殖民地時所根據之條件；蓋此次工作無論如何必係重新征服也。當日廷臣仍使國王於其演詞之中述及『朕之殖民地』與『朕之美國百姓。』其實王儘可以（如反對黨某新聞記者所言）謂『朕之法蘭西王國』也，無論王之左右勸王作何語，喬治第三之知彼與彼等當前所應付之事實較彼等中任何一人爲審。王不贊成彼等絮絮評論美人之卑怯。王嚙醒之使出恐人樂園，且迫之共操一種隄防謹慎之工作。在奇短之時期內，其魄力業已造成應付一種工作所必需之手段，而此種工作之艱鉅王早知之焉。其艦隊運往美洲之兵士兩倍於西班牙腓烈第二派在大無敵艦隊之軍隊。一七七五年陸軍大臣曾告法大使三支攻擊隊伍，約在四萬人與五萬人之間，將由波士頓，紐約與加拿大各方面圍攻叛民之中心。波士頓此時已入敵人之手，自不能視爲一種作戰根據地也。一七七六年夏進攻之軍隊未嘗較巴林

敦爵士之所預料少一兵一卒；但其分兩組，而非三組；而當攻擊之衝之南方部隊統馭較易且亦較爲可畏，當其由一大將統率而全軍共同作戰之時。

此軍則由加拿大總督喀勒敦將軍統率。將軍曩任軍官之時成績不但優良而已。當佔領魁伯克，哈伐那以及布列塔尼岸上柏來爾（Bellisle）之時皆在前線；而當此三次作戰之時皆曾受傷。喀勒敦於庇得戰爭之時學習作戰；又因詳細觀察庇得之政策所學不只軍務而已。當昔日旅行滯而交通困難之時，遇危急時節遠方地方之文武官員由同一之人任之誠極得策；但使此輩人員有適當之頭與心以指導之。喀勒敦乃一聰明而又優秀之人；而其良善與智慧，即當其他盡失之時，猶能爲帝國保加拿大焉。

若戰爭或政治上之任何一事可因任何可能而明確預言，則英國能於英語各省公然作亂之時保持聖羅倫司河以北之地實最不合情理。加拿大人不但不操英語，每千人中操夫龍特拉克（Frontenac）與拉薩爾（La Salle）時代帶來之十七世紀法語以外之其他語言者不及四人——而此種法語至今尙可於加拿大聞之焉。（註一）此大多天主教教徒所讀之書甚少；即此少數之書

亦非福祿特耳 (Voltaire) 所作。牧師受人尊敬而擁有大權，因其性格與行爲克當之也；而加拿大政治中最重要之要素乃主教之善意。完全封建之土地制度到處風行。諸侯向天子領得土地，而又將此土地分與侍臣而以每年收回定額租金爲條件。侍臣須於諸侯之磨舂其五穀，購買諸侯爐上之麪包，且每於諸侯之河捕鮭魚十尾即應以一尾獻焉。此種人口，其中全無盎格魯薩克森成分，甚至芬底 (Venet) 鄉間農人亦將視之爲落伍者，乃依據一七六三年巴黎條約讓與英國，而不久即處於奇異之狀況焉。英人之管理加拿大既仁慈而又公平，但依照一種絕無想像而非其所統治之臣民所能理解之方式統治之。亦賜以一種憲法，在原則上較英格蘭與威爾士當日所有之憲法尤爲寬大與民主；且就某點而論事理上較愛爾蘭與威爾士事實上尤爲寬大與民主；因國家不求人民付什一之稅與牧師也。以英國之普通法代替法國之民法，而英國之普通法因曼殊斐兒爵士最近之改良因至豐富也。最高法院成立，且有一普通上訴機關，其中訴訟之進行純依英國形式。人民不至因法王一紙密書而被繫——一種危險從未大擾之焉；彼等且有陪審官審理，而陪審官審理固彼等所大懼者也。(註二) 最重要者，加拿大自茲以後得享一種自治之利益，有一國會凡發誓

效順并宣言反對化體說者皆得加入焉。而此一國會從不開會固在人人預料之中。行政由總督處理，由一行政會議佐理，行政會議之會員則由總督躬自選擇并指派焉。

不但制度與英國相似，即其國民之公共精神與剛毅正直亦饒有英國之風。加拿大當係法國屬地之時備受貪官污吏之苦。有如夢坎之所承認，此其為國所有無賴皆致富，而好人皆破產。但自英國統治以來行政漸趨誠實；而此有益之改變之效果尤其顯著，因加拿大此時第一次於其歷史上享真正與安定之和平也。法政府曩本視此省為軍事上之外堡；而其人民為警備軍。當佈種或收穫之時——當溪澗之中魚類充斥而精美之皮貨在奧爾巴尼或波士頓皆按其重量以與白銀交換——(註二)——法國邊境內之農人與獵夫無不失業，而往阿利根尼山 (Alleghany) 與薩斯克罕那 (Susquehanna) 作戰或於離家更遠之礮臺與防舍渡冬。此種非出自動之勞苦與危險從不得息。即當兩母國間偶未宣戰之時法國與英國之移民仍建築防禦工事，設法埋伏，互剝頭皮并以戰斧殘殺焉。加拿大人之係軍事移民正猶頓河之奇薩克人；但一旦既歸英國統治則狂亂之時期已成過去。自茲以後，苟非彼等起而謀叛，則美洲大陸之上無人與之戰焉。

對於本地之安全爲非不重要之貢獻者即英政府以堅決之態度應付美洲曠野之原始人民是也。加拿大之歷史在最初兩世紀間因此一部分備受虐待而處境至艱之人類時常暴動遂般紅而慘淡。法國之村落化爲灰燼，法國之傳教師交付拷打與刺殺而拷打與刺殺之情形由教會觀之可使被害人膺殉難者之榮譽焉。但英國當局雖未忘軍事上之防備，仍力謀取得印第安人之信任，且使其注意公安之維持焉。紅人得以安全保有其獵場；并以有效方法制止私人冒險家擅入場內行獵。施諸印第安之一種公正誠實之政策即如此開始，且自茲以後加拿大內閣無不遵守之焉。

(註四) 政治改善之證據瞬即見諸社會表面之上。農商業復活，而當十年之末發展已甚可驚。所需要者即對國民性爲合理之讓步，蓄國民性之承認較商業上之繁榮尤足以確立民族之幸福與安甯也。

喀勒敦居加拿大已久而深悉本省之需要時即邁返英倫，而以其所抱之寬大見解灌輸內閣。此種工作所需之假期較其原來所計畫者爲長；但念自身在倫敦促進殖民地之利益較柏那得與哈欽孫之徒於就地起草而雜有毀謗其所統治之人民之文書中破壞殖民地爲佳亦復引以爲慰。

一七七四年喀勒敦之機會到矣。內閣此時正提議制定刑法以對付波士頓與馬薩諸塞兩殖民地，而喀勒敦即勸內閣於此類報復的與挑釁的計畫之中加一項議案專以和解加拿大為目的者。其勸告深受宮廷之歡迎，因所提議之法律極易觸犯新英格蘭之偏見也。此項「對於魁伯克省之統治為比較有效之規定」之提案許天主教徒除發誓效忠外得免其他一切宣誓。舊教牧師得自由實行其禮拜，并向本派教徒徵收其所常收之款項。財產問題與公權問題依照法國手續決定；同時刑事案件則依照英國刑律辦理。此乃一種合理之差別。英國之刑法，依據現代之思想在昔可謂苛酷，但無論如何已除去所有體罰——或道德罰而道德罰（對於無辜之人尤為危險）在法國法院所實行之研訊中尙未完全消滅焉。（註五）

本案其他之規定更易引起破壞的批評。加拿大國會取消，若向無一種團體存在之會議亦可稱為國會。立法事務由國王所派之立法院司之；而省界推至俄亥俄河與密士失必河。今日構成密歇根，印第安那，威斯康新，與伊利諾各州之全境皆列為王土由唐甯街隨意統治。此即挪兒斯與桑德威克所欲使一大地方陷入之狀況，而此一大地方從前固有進化與文明之無窮希望也。但此一

部分計畫僅留在紙上；爲使之化爲具體計畫，若干千刀之紙將毀於礮火之中焉。

魁伯克案亦有缺點；但大計之設想極強而細節又甚大膽。雜於法令簿所收之無數奇惡之法令中此顯係政治家之工作，而非警吏之工作。反對黨之演說家自不能辨內閣之提議中何者爲惡與何者爲善。彼等與三四百個分散本省之英國百姓同其命運而此三四百個英國百姓自稱爲舊百姓而器然堅持加拿大之常服與法服應依英國式剪裁。爲取得各國教徒之同情起見，民黨乃發無天主教之呼聲——不祥之口號，日後常被其反對者利用以使其狼狽不安，而反對黨比較彼等固尤知如何利用民情必達政治目的之法也。黨爭精神如此之強羅金漢與查坦最可敬之徒衆亦用此無價值之計畫。當魁伯克案之辯論尙未終結以前上院康姆登爵士受李忒爾敦爵士之攻擊。此案之原則（該有名之道德家宣稱）本諸曰福音，而具有初期純粹耶教之精神。此非如康姆登所言爲天主教與奴隸之原則而乃不受可惡之限制之容忍之原則。此乃一偉大而且正直之議案；觀其外觀之仁慈寬大則此案固專以消除根深蒂固之偏見特意輸入於法國臣民之心以反對英國之法律與制度者。

既已取得魁伯克案矣，喀勒敦匆匆返省，準備應付行將暴發之大風潮。其所部兵士有限；但此種缺乏今則不僅抵銷而已，因已取得平民之忠心也。喀勒敦立即任命八十名天主教徒爲立法院委員。喀勒敦又規定委員可隨意用英語或法語發言，而其所制之法令應以兩種文字刊佈。喀氏得天主教熱烈之合作，與領主之信任及贊助；此事引起法國貴族之不安，而法國貴族贊成美洲革命，且以他半球之人民皆得平等自由爲妙也。魁伯克之商人與大商店店主在本省英人中獨多可以損失之物，自畏侵入且準備於喀勒敦令下時即行作戰以防衛其財產；美洲之愛國者對於法國農民抱絕大之希望；若此類希望確有理由，則其餘加拿大人之思想與行爲如何絕無關係。菲列得爾菲亞代表大會發佈一篇激昂之文書，請農人反對貴族，且訴諸孟德斯鳩與伯卡拿（Beccaria）所倡導之學說。但在只有一印刷所而且只有一英國印刷所之地方，則此類大名除牧師外無人理解；而牧師之畏法國政治哲學家確不如其厭惡意大利慈善家之甚，不過相差亦甚有限。大部分人民崇拜其教士，亦未嘗與其領主爭執。最遲鈍與最愚蠢與最怠慢之農民已知一封建貴族在英國統治之下必甚謹慎，否則必有人責其行使特權之方式也。